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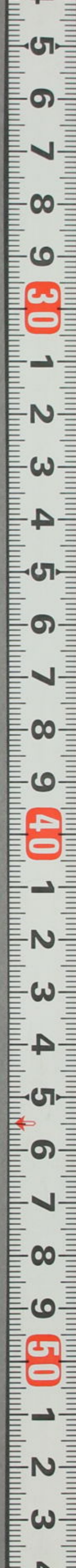


莊子厲齋口義棧航

二

仁13
1606
3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321 號	
第 2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明七 18
1.6.06
3

莊子肅齋口義棧航卷之二

小野 壹 校

內篇養生主第三

主猶禪家所謂主人公也

傳燈錄第十七。瑞岩師友禪師傳云。師尋

其主此生者道家所謂丹基也

內丹秘要第四。陰之卦觀。八月

斗杓戊時指酉。以三月建酉也。陰佐陽功。以成。方物故。物皆縮小。因時而成矣。喻身中陰符。過半降。而入。于丹田。修道者。先言逍遙之樂。次言無當。固。養。保。元。以築丹基。是無非。到此乃是做自己工夫也。此三篇似有次第。以下却不盡然。

莊子卷二

吾生也有涯而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

涯際也。人之生也各有涯際。言有盡處也。知思也。心思却無窮盡。以有盡之身而隨無盡之思。紛紛擾擾。何時而止。殆已者言其可畏也。已語助也。以下已字粘上已字。與前齊物篇同。因是而不知其於其危殆之中。又且用心思筭。自以為知為能。吾見其終於危殆而已矣。再以殆字申言之。所以儆後世者深矣。此之所謂殆。即書大禹之所謂惟危也已。而為知者猶人言明明。謨篇。

而知故故而作也。

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此數句正是其養生之學。莊子所以自受用者。為善無近名者。謂若以為善。又無近名之事。可稱為惡無近刑者。謂若以為惡。又無近刑之事。可指此。此即駢拇篇所謂上不敢為仁義之操。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督者。迫也。即所謂迫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也。刻意篇云。感而後應。迫而後起。心斯世無善惡可名之迹。但順天理自然。迫而

後應應以無心。以此為常而已。緣順也。經常也。順迫而後起之意。以為常也。如此則可以保身。可以全其生生之理。可以孝養其父母。可以盡其天年。即孟子所謂壽夭不貳。修身以俟之也。篇。孟子自心性上說來。便如此端。莊此書却就自然上說。便如此快活。其言雖異。其所以教入之意則同也。晦菴以督訓中。又看近名近刑兩句語脉未盡。乃曰。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稍入於惡矣。為惡無近刑。是欲擇其不到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

在巧其途。以避之。遂以為莊子乃無忌憚之中。若以莊子語脉及駢拇篇參攷之。意實不然。督雖可訓中。然不若訓迫。乃就其本書證之。尤為的當也。朱文公文集六十一。養生主。說云。莊子。經督。舊以為中。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其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學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未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

釋刀捨其刀也捨刀而對謂其技自學道得之而後至於技非徒技也三年之後未見全牛者言牛之一身其可解處全不容力可一目而見也

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軋乎

音義云窾若管反肯若等反說文作月軋音孤

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者言心與之會也遇會也官耳目鼻口也官知止者言凝然而立之時耳目皆無所見聞也耳目之所知者皆止而不言之神自行謂自然而然也天理者牛身天然之腠理也依者依其自然之腠理而解之大郤骨肉交際之處也批擊也窾空也骨節之間自有大空缺處也導者順而解之也骨肉之交際骨節之空窾皆固然者我但因而解之我之爲技其用刀也皆未嘗經涉其肯綮之間肯綮者骨肉相著處也肯綮處且不用刀况大軋乎軋大

骨也。

腠一作腠。

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良庖庖之善者也，族庖衆人之爲庖者也，劣者也。庖之劣者，則其刀一月一更，以其斫大骨而有損，刀或折也。庖之善者，一歲一更刀，以其用刃猶於肯綮之間，或有割切故，其刀亦易損也。今我之刀用之十九年矣，解牛雖多，而其刃皆若新磨然，言其無所損也。硎，砥石也。

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彼節者有間，言牛之骨節自有間縫處，我之刀又甚薄，以其甚薄之刀，隨其間縫而解之，可以游刃於其間，恢恢有餘地者，言其無滯礙也。此意蓋言世事之難易，皆有自然之理，我但順而行之，無所撓拂，其心泰然，故物皆不能傷其生，此所以爲養生之法也。

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爲，惴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

乏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音義譙化育及又許有及

此雖然一轉甚有意味蓋言人之處世豈得皆爲順境亦有逆境當前之時又當委曲順以處之人行順境甚易到境逆處多是手脚忙亂自至喪失安有不動其心者乎所以添此一轉族聚也言牛身筋骨聚會之地也我之解牛雖曰目無全牛矣雖用刀皆在於大卻大窾之間而至於筋骨盤結處亦見其難遂把作箇難事做怵然者變動之意也戒者加儆戒也視爲止者

言以目視之未免少停止而後遲遲焉行其刀此但言加子細之意也我既加意子細爲之則其動刀也甚微言輕輕然亦不敢甚著力也譙其忽然之意解散也言其用刀甚輕而其骨肉忽然自己解散如土之委地然言其多而易也解牛既了則提起其刀而立從容四顧躊躇者從容也即自得意也滿志者如意也非曰其志自滿也言此乃滿我之意也何以如意不用力而解牛雖解而刀無傷所以如意也善刀者言好收拾其刀藏之也此意蓋喻人處逆境自能

順以應之。不動其心事。過而化其身。安於無爲之中。一似全無事時也。爲善無近名。以下正說養生之方。庖丁一段。乃其譬喻。到此末後。遂輕結。以得養生爲四字。便是文勢操縱省力處。須子細看。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之始已如此邪。人則之邪。則足分明是人。却曰天也。非人。天之生是使獨者。言天生佗時。只要佗獨有一足也。何以知之。凡人之形貌者。有兩足相並而行。此於衆人之中。獨異如此。便是天使之。非人使之也。有與相並也。此意蓋謂人世有餘不足。皆是造物。雖是人做得底。也是造物爲之。蓋欲人處患難之中。亦當順受之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音義。王于况反。前說患難順受之意。便是庖丁每至其族。吾見

其難處意思却於此數句借澤雉而喻乃言人
生處世逆境常多便是履虎尾易履六三履游
虎尾咥人凶於羿彀中之意符篇澤中之雉十步方得一啄
百步方得一飲言其飲啄之難也若養於籠中
則飲啄之物皆足而為雉者不願如此故曰不
斲畜乎樊中斲願也樊籠也何以不願蓋籠中
之飲啄雖飽雉之精神雖若暢旺而終不樂故
曰神雖王不善也不善不樂也此意蓋謂人能
自愛其身不入世俗汨沒之中更自好也
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

耶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
人也而今非也向吾人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
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
斲言而言不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
古者謂之道夫之刑

莊子之學本於老子此處先把老子貶剝便是
為貶剝堯舜夫子張本道我於老子亦無所私
而况他人乎三號而出言不用情也弟子之問
謂老子於秦失本朋友也何其弔之如此不用
情乎夫子指秦失也始者吾以為其人者言吾

始以老子為非常之人也。今因吊之，乃知其不為非常人也。何者？老子之死，其弟子之哭，無老無少，皆如此，其悲哀，此必老子未能去其形迹，而有以感會門弟子之心。故其言其哭，哀且慕者，有不期然而然也。天之所受，本無物也。猶以有情相感，則是忘其始者之所受，而遁逃其天理，皆棄其情實，如此皆得罪於天者，故曰遁天之刑。

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

上面既說了秦失一段，就此却發明盡死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着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

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面講理到此。却把箇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內篇人間世第四

前言養生。此言人間世。蓋謂既有此身而處此世。豈能盡絕人事。但要人處得好耳。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以不爲。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焦。民其無如矣。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衆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而戕賊之。

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白以澤量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卻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昔皆爲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又玄亦織縞亦織不曰玄縞織而曰玄織縞此文法也如往也民其無知者言其無所歸也

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諱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

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智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砭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

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之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却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

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之。衛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其國可安也。若殆往而刑耳。若汝也。殆將也。汝如此而往。將為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心。則在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古之人必先存其在我者。而後可以

諫告他人。苟存於我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所行。雖為暴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知私智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蕩失矣。纔有用智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曰。德蕩乎名。智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爭之器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智用彼。此用智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智。皆天下之凶事。此事不可以盡行。言之必有禍也。砥厚也。厚德即實德也。厚信實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

未達曉彼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
之言陳述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
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蕃人者凶
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蕃反及汝汝
今此去殆且爲人所蕃而已豈能化衛君而救
其國乎

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
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闕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
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
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

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我更
別有所求故曰惡用而求有以異彼惟其不知
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爲彼既不知賢則安知汝
爲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召也若汝也衛君不
曾召汝故曰若惟無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
以王公之貴必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
鬪爭也捷勝也汝到此時爲其所困則目必將
眩然熒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爲
顏色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解也

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將形者言
容貌之間必見恐懼踞擎之形也心且成之者
言用心呂成順之也梁武帝辨折賀琛處綱目
梁大同十一年梁散騎常侍賀琛上書論事詔
諾責琛陳四事琛主大怒云琛但謝過而已不
敢復正合此卦影蓋言其爭不勝而自屈服也
他本凶暴又得勝汝一勝其氣愈狂則是水救
水火救火也益增也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
此而往則其為惡愈無窮極所為暴戾益甚矣
厚言者猶深言也汝未有呂信於人乃呂不信
之身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必為其所殺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
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
脩以擠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
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實無
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
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勝音升

龍逢比干皆脩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民自別
人之民汝乃下而偃拊之偃拊愛養之意也桀
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桀紂之民是下拂其上也
所以見殺脩善也因其好善反以擠怒之謂此

皆好名之過也。叢枝胥敖有扈，皆是寓言。國爲
丘墟，死爲厲鬼，厲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敖
有扈之所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
實也。實利也不能勝言，不能堪也。言求名自利
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况汝乎。
堯禹無此事，皆寓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
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不
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
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况太德乎。將執而不化，
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可乎。

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以用也。且
試以語我，嘗試也。來助語也。端而虛者，端正其
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龜勉而謹，終如始也。
能如此，則可否惡惡可者，言其甚不可也。以陽爲
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陽氣方充滿，其貌甚揚，
揚自得，孔甚也。采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
常也。尋常之人，每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
見人人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
欲案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求容與其心，容與

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之曰小德。且不能成。况能成大德乎。執而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以端虛而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謂我在內無所訾病。伎倆止於如此。詎能自以為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予。而獨以己言。斲乎而人善之。斲乎而人不善之。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蹠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

耶。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適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

然則而下。又設為顏子之荅。分作三截。內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真實也。此直字與真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自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私之心。則其渾渾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故曰與天為徒。外曲者。外盡擎

跽曲拳之禮。人人皆爲之。則我亦爲之。人於我亦無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違衆。吾從下。論語篇處生此等議論以譏誚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曰與人爲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以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以爲證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陳說。是非而皆有譴謫之實。蓋謂我之所言非出於我。古人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雖許直。論語陽貨篇子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爲罪。故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爲徒者言其說與古人合也。若是則

可者言如此可以說衛君否也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諫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

政事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終是不安。諫諫音疊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及化。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爲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

若_レ有_レ而爲_レ之其易耶。易_レ之者。皞夫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_レ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_レ一志。無聽_レ之以耳。而聽_レ之以心。無聽_レ之以心。而聽_レ之以氣。聽_レ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無_レ以進者言。更無向上著也。有_レ而爲_レ之其易耶。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爲_レ之其易耶。纔萌此輕易之心。則皞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易_レ之者。皞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生受用切實處。祭祀之

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_レ之以耳。則聽猶在外。聽_レ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_レ之以氣。則無物矣。聽_レ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_レ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則爲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則此虛字。便是心齋。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爲顏子頓悟之言。謂未得

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矣

吾語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遊不為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到有迹則是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跡則心無所動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入則鳴是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

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

語衛靈公篇同但文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

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一為吾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幾盡也

絕跡易無行地難

迹足迹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為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跡則為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為此却易事然謂之

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為唯無為而無所不為則為難也

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

為人使易以偽言為人慾所役則易至於欺偽唯冥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偽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且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偽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

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又此句乃喻云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下句蓋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密室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不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

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福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生定定生慧之意楞嚴經言因戒生定因定發慧東坡詩五定之時慧在定定慧照寂非兩法若我纔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籙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知何以謂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況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中此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籙以此行而終其身何況其下者乎几籙或謂古帝王之名成云英疏云几籙三皇然已前無文字之君也

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粘上段說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况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平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

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也甚重言使齊之行甚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扣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扣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况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懽洽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為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雖得成事而多以憂思致

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
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
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
粗者不知爲粗，臧者不知爲臧，臧美也。言粗食
亦猶美食也。常時多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
竈常不冷，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旣憂思飲食，
寡少則竈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胷中焦勞，
久已飲冰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曾實理會
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
也。爲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子其

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來助語也。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
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
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
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
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
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
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
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間世至有

此語豈得謂莊子為迂闊大言者。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俱生。此心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人世之當為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為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北山篇云溥天之下莫非王之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為之。說苑曰子路親老者不擇地而休家貧此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

福既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為至德之士。為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當朴實頭做向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生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汝只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丘請復以所聞。凡交遊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

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
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此下又轉一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爲信
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
接則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
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入傳道之。然傳
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
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
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
曰：溢惡。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
溢之類，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
未能盡信，莫致疑之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之
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
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爲戒。法言者，古有此書
也。故舉以爲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
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
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
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
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

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
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
息弗然，於是並生心厲，尅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
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
所終。

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句句皆
是世情，此皆莊子妙處，以巧闢力，今之戲相搏
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拍手只是戲劇，其
終常至於實實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當
用巧處，奇異也。秦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

也。始初筵秩秩之時也。亂載號載，啜之時也。

之初筵云賓之初筵左右載號載啜蓋飲酒至於過當，則

其為樂也多異常，故或成爭競也。凡事亦然者，
言人世佗事亦常如此也。諒信也。始者之相與
同為一事，未嘗不誠實相信，及至其後鄙詐生
焉。此又一事也。始者之有所作為，止為苟簡之
謀，弄到末後，或成一件大事。此以上只泛說世
間，又拈起箇言行來，蓋人世之相與，涉言語則
風波之所由起，風行波上，虛而紛亂之意，纔說
箇行字，便有名有跡，有名則喪實矣。風波易以

勤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不已也實喪易以危者言實不剛若或成患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左傳文公十七年云鹿死不擇音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纔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暇簡擇今該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弗然者怒也厲狼戾也怒氣既起則狼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尅核太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

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為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為怒所使而不自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爾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義成在又惡成不及敗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奉使事上結令君命也無遷移其令耶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

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
求多也纔於平常心上起箇過當之念便是有
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
也遷令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
故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
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義成在久一言之不相
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
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好相惡甚易要好甚
難所以尤當慎也我若乘事物之自然而遊其
心於自然託不得已而應之意以養其中心則

此爲極至矣又何必有所作爲而後歸報耶報
反命也作爲過度以求益也致命者言以真實
而致君命於衛也言汝之行也莫若只以真實
致其君之命而已不可過爲思慮論其成與不
成也即此真實致命便是難能之事汝須要能
盡此方可就此又著一難字蓋謂處此亦難矣
所謂遊於穀中中央者中地也德充此篇名以
人間世者正言處世之難也看這一段曲盡世
情非莊子性地通融何以盡此曲折說者以莊
老只見得道心惟微一截無人心惟危一截此

考未此等議論果為如何但讀其書未子細爾

顏闔將傳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涯亦與之為無涯遠之入於無疵

顏闔將為太子之傅而求教於伯玉有人於此

者指太子也其德天殺猶言天奪其鑑也傳二

傳云號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監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注殺猶銷鑿也隕霜殺草之殺傳三十三年經云十有一年

冬十月隕霜殺菽唐五行志言其德性為造證聖則天元年六月霜降殺草

物所銷鑿也無方無法度也言彼為敗度敗德之事縱而不問則將來必危吾國若欲救正之則其禍必先及我太子之智能知人之過而自為過惡則不知改奈之何者吾無如之何也正

汝身者言且就自家身上理會起就從也隨順之也。和調和也。誘導之也。外爲恭敬隨順之形。而內則盡我調和誘導之心。故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莫若者言求其方法無出於此也。雖然一轉又妙之。二者和與就二者也。隨順而與之爲一。則是就而入也。有誘導之心而圭角稍露。則是和而出也。就而至於入。則和自家都放倒了。故曰爲顛爲滅爲崩爲蹶。和而至於聲名出。則彼必忌害必成殃禍。故曰爲聲爲名爲妖爲孽。此處文最奇。嬰兒者如無知小兒然也。無町畦者無畔岸也。言其跌蕩而無繩準也。無涯者無涯際也。言爲事不想到盡處如何也。嬰兒無町畦無涯皆是形容無知妄爲之人。彼方如此無知如此妄爲我且順之。故曰亦與之。到其有可覺悟處就加點化使之躍然醒悟或可以入無疵之地。達之者覺悟之也。無疵者無過也。昔艾軒於此嘗言莆中舊有人父死不葬蕩其田業以恣所欲。田且盡親戚憫之。斂錢以給其葬。彼陽相許。又以其錢行前所爲。衆親皆忿之。有族人焉出而與之遊。任其所爲。一夕酣飲至干

極歡撫其背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其人翻然而悟。慟哭而歸。遂葬其父。卒為善人。正此處道理。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其才之義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義者以犯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娠盛溺。適有畜宦僕。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骨。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耶。

此下又說幾箇譬喻。螳螂恃其才之義。欲以其臂當車轍。此喻小才自矜以當大事。鮮不敗者。積屢也。伐誇也。幾危也。屢誇其才。義以犯世之忌者。必危其身。故曰積伐而義者。以犯之幾矣。虎之性易怒。故養之者。必調和去其怒心。以虎而於養已者。亦有媚愛之意。此無他只是順之而已。若逆之。則必為所傷矣。故曰其殺者逆也。筐。竹器也。娠。灰泥之器也。以此盛其屎溺。可謂愛之。忽有蚊蚋聚於其身。不能隨時搏拊而去。

之則其馬必至決去銜勒毀碎其身首上纏絡
月題之類此其中心之怒忽然而至則前日之
愛皆忘之矣僕緣者僕僕然緣聚也亡與忘同
此蓋義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之意人之相處有
終身從遊而一語至於爲仇者此言處世之難
也看葉公子高與顏闔二段便見此篇名作人
間世分曉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
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
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

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
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耶曰已矣勿言之
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沉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
則速毀以爲門戶則液漏以爲樹則蠹是不材之
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
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耶夫柎梨
橘柚果蓏之屬實孰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
自摺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
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予大用使予也而有

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曲榦山名也。櫟木名也。社之中有此櫟木也。論語曰。夏后氏以松。周人以栗。古者社中皆必以大木為主。繫之以手量之也。兩手合而圍之為一圍。百圍大也。十仞高也。枝可為舟則其身可知矣。厭觀者言觀至於厭足而後已也。散木者言無用散棄之木也。液櫛其液出而櫛櫛然也。樹柱也。立木以為柱故曰樹。文木者言木之可觀而可為用者也。櫟社見於匠石之夢曰。汝以

我為散木則是以文木而此量我也。相梨橘柚果瓠皆文木之可食者。故為人摧折。是以其能而害其生。能者可用之才也。吾之求無所用矣。而汝乃今知之。幾死罵匠石之言也。猶今之人罵人以半死。漢也為予大用者言我之無用乃我之大用。所以全其生也。我若有用則人伐之矣。又安能至此大乎。且也只是且字之意。漆箇也。字若與予皆物者。匠石雖入我雖櫟樹皆天地間一物。汝何獨以物相譏。故曰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一句之中四箇也。

字一箇哉字此皆莊子文奇處汝亦無用之人何譏我無用之木故曰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奢之不亦遠乎

診占也弟子聞其夢中之言乃曰此木之志趣若取於無用則何必用而為社密者猶言汝閉口勿言也彼指櫟也其所以為社者亦直寄寓而已豈料今日又為汝不知已之人以為社而詬厲之詬罵厲責辱也使其縱不為社亦豈有人翦伐之彼之所保自與眾不同而汝乃以義理求其毀奢相去遠矣所保猶言所守也且幾有翦乎此幾字與殆字同意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啞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久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

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如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
此不材。宋有荆氏者。宜楸栢桑。其拱把而上者。求
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
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
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
牛之白額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
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
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此段與前段同。但就中又紬繹數句。別說話。見
大木焉有異者。言其大有異於尋常也。雖有千
乘之駟馬。隱於此樹之下。而求其所蔭。賴亦能
庇之。故曰。隱將庇其所賴。庇自我庇物也。賴彼
求蔭於我也。軸解不實也。如今芋莖然。啗食紙
反以舌啗之。則爛人之口。以鼻嗅之。則著人如
醉言其嗅也。此木惟其不才。所以能全其生。至
於如此其大。古之神人。所以全其生者。亦以此
不才而已。故曰。神人以此不才。嗟乎。嘆美而言
之也。荆氏地名也。楸栢桑三者。可用之木也。前
言可食之木。此言可用之木。宜地氣所宜也。杙
樁也。麗屋棟也。高名大家也。高明之家。鬼瞰其

室。文選四十五。楊雄解嘲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註李奇曰。鬼神害盈而福謙。二字

本同。但明字音同而字異耳。禫傍為棺用也。言

此地所宜之木或拱把而見伐。或三圍四圍而

見伐。或七圍八圍而見伐。言不可得而留。惟其

有可用。所以自禍如此。解古巫祝者書名也。解

之中有曰。牛白額者。豚額折而鼻高者。皆不可

以祭河。古者或以人祭河。如西門豹之事。豹魏文公

之時為鄴令。三人老巫嫗。三老投水之事。見史記滑稽傳。故添痔病一句。莊

子好奇。專要添此等說話。適者往也。言不可以

之往祭於河也。此三者之不可用。巫祝之人皆

為不祥而不知。惟其不祥。所以免殺身之禍。其

在神人觀之。則此不祥乃大祥也。凡此二段皆

言處世之難。若求以自見於世。必招禍患。故以

此譬喻之。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

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癰。足以糊口。鼓箠播精。足以

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

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

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

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左傳昭三年。豆區釜鍾。註云。金十為鍾。六斛四斗也。

支離身體無收拾之貌。疏其名也。頤下而至臍其身曲也。肩反出於頂上。會撮椎髻也。五臟之管皆屬於背。背曲則管向上也。兩髀腿兩邊也。背曲身下則髀似其脅也。此形容一廢疾之人。爾挫鍼縫衣也。治解浣衣也。以此為糊口之計。鼓筴以箕簸米也。播去其糲而得精米。故曰播精足以食十人。言其速也。徵召武士選戰者也。攘臂於其間。言選擇不及已也。大役工役也不受功。不以此事責之也。功如左氏晉人城杞賦功於諸侯。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戰役之事既皆得免。而又以病得粟與薪。此亦以不才自全之意。支離其德。言至人之德亦如此。支離者以無用為大用也。此與不才之木亦同意。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盡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卻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

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
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此段因論語所有，借以譏侮聖門也。來世既不
可待，已往之世又不可追，既生斯世而為斯人，
時既不可為，則當自晦而已。於此而強懷救世
之意，非知時者也。故曰：德衰，天下有道，則聖人
可以成其功；天下無道，則聖人全其生而已。方
今之時，亂世也。但以苟免於刑為幸耳。又何敢
佗求乎？故曰：方今之時，僅免刑焉。處亂世而僅
免刑，以全其生，此特一羽之福，而汝亦不知有

之。載受而有之也。亂世之禍，苟及其身，常至殺

戮，是重於地也。而汝亦不知避之。韓詩曰：榮華

不滿眼，殃禍大如屋。韓文第五，寄崔立之詩云。

今按：無殃禍大如屋之句。即此意也。已乎已乎，猶言休休也。

以德自尊，而下臨他人，取禍之道也。殆乎危乎，

也。畫地而趨，言其自拘束，以自苦如畫地而行

焉。陽明也。人之本性本來光明，汝迷而失之，則

必至行於世而有傷。卻曲者言回護避就，也不

能任真直道而行。如此回護避就，則必至於傷

吾足。傷吾足者，言其不可行也。山木以有用而

招斧斤之禍。是自取寇傷也。膏火以明而可用。自取煎熬。桂因可食而後人伐之。漆因可用而後人割之。此皆不能自隱求名於世。以招禍患者之譬也。故曰。人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

內篇德充符第五

符應也。有諸已。則可以應諸外。充足也。德足於已。則隨所應而應也。

魯有兀者。王駘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耶。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

何音義云兀則足曰兀

常季孔子弟子也。中分魯者言魯人之從夫子者半而從駘者半也。立不教與弟子立而無所教坐不議與弟子坐而無所言而往從之者皆空虛未有所見一見而歸即充然而有得矣無形無所見也。心成心感之而自化成也。常季見其如此故疑以為問。仲尼曰夫子指王駘也。直後而未往言我欲往見之特尚遲耳。如某者且將師之况它人乎。奚假豈特也。引天下言欲率天下之人皆師之也。彼兀者也而王先生是一

句王勝也言其如此猶勝於先生則與常人亦遠矣。先生指孔子也庸常人也。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

死生亦大矣此五字乃莊子中一大條貫釋氏

一大藏經只從此五字中出鶴林王露乙集第

老莊云云沙門智昇診開元十年次大藏經目錄凡五千四百八十八卷自是為定數所謂

死生事大如救頭然是也大惠普說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云云所以

古人到遮裏如救頭然尋師決擇要得心地開通不疑生死不得與之變者

死生之變雖大而此心不動亦不能使我與之

變也。不得不能也。與之變者隨之而變也。此語

謂出於孔子乃莊子之寓言。儒家闢以為異端者。謂其於它事皆不講明而終身只學此一件。其說甚正。然釋氏之學正以下愚之人貪著昏沉而不可化故。以此恐懼之而使之為善耳。其教雖非其救世之心亦切為吾儒者不容不關其說而亦不可不知其心也。彼以人無貴賤所畏者死耳。故欲以此脅持之使入於道。或謂釋氏畏死而為此學。鶴林玉露第四歐陽公云道之論。○大惠普說。今人失其心矣。箇箇道我怕死參禪。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

天地覆墜猶大傳言乾坤毀也。

易繫辭上云乾坤其易之緼耶

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則無遺者以見易不可易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落也言天地雖墜而我亦不與之墜落亦猶前

所謂入水不濡入火不熱。道遙篇讀莊子之書與

語孟異其語常有過當處是其筆法如此非真

曰天地能覆墜也審者明也見之盡也無假者

實也如此等句皆莊子下字造語之妙處若言

明乎實則拙矣不與物遷與不得與之變不與

之遺同命物之化者言萬物之變化皆受命於

我此猶禪家所謂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也。
傳燈錄五。法達傳六。祖偈曰。心迷法華轉。心悟轉法華。誦久不明。已與義作。離家無念。念即正。有念念成邪。有無俱不計。長御白牛車。宗者言萬物之始也。守其宗者言斯人之所守在於萬物之始亦猶前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之意。齊物上論。莊子之書如宗字只訓始字求其意則不止曰始而已。如此讀得方見其妙處守其宗者全體也游其和者大用也。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

常人不知萬物之同出於一初雖其肝膽亦自分楚越知其同出於一初則萬物皆與我為一也。此兩句看它下語開闔處前後能文之士用此機關者不少蓋莊子之書非特言理微妙而其文獨精絕所以度越諸子。
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耳於聽宜也目於視宜也彼能如此則不獨以耳聽不獨以目視此禪家所謂六用一原也。
經六用一原云云。又反流全一。六用不行。註云。流則分湛合塵故不流則旋元無偶遂能反六用之擾全一真之湛譬之。音豈可觀而曰觀世川水反流全一斯自淵澄。

音此雖異端之言而皆有深意德之和者與天地四時同也此和字非若中庸所謂中節之和而已讀此書當別具一隻眼碧岩一云世諦流布具一隻眼可下以坐斷十方壁中立于仞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言其觀於萬物無欠剩即讀夔蛇一段秋水篇便是此意此又翻公文軒介與之說也養生篇遺土猶言如土之自遺墜而不知也

常季曰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

為己脩身也以其智言人有此識智則能脩此身得其心以其心者言有此知覺之心則能得其本然之心本然之心與知覺之心非二物也特如此下語耳其意蓋謂人皆有智人皆有心苟能盡之則可以為己可以得心亦是常事耳故曰得其常心最者尊之也不曰尊而曰最此莊子之文所以奇也物人物也仲尼曰人莫鑒於流水而鑒於止水唯止能止衆

止

流水止水皆以喻心。流者不能止者也能止其
心所以獨賢於人。衆人以欲止之心就其求止
焉。惟斯人則能之。故曰惟止能止衆止。此一句
蓋言未能安其心之人而求教於彼。彼乃能教
之而使之安。却如此下六字豈不奇哉。禪家所
謂將心來與汝安。學者曰求心了不可得其師
曰與汝安心竟。傳燈錄三。達磨傳神光曰諸佛
法印可得聞乎。師曰諸佛法印
匪從人得。光曰我心未寧乞師安之。師曰將心
來與汝安。白曰覓心了不可得。師曰我與汝安心
竟。便是此一段話。

受命於地。惟松栢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

榮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

以松栢比舜以舜比王駘。但言其得於天者獨
異於衆人。故能正其所生以正衆人之所生。此
生字只是性字。或曰舜豈可比王駘。若如此讀
莊子是癡人前說夢也。卅鉛錄九。陶淵明言癡
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
不可言命。○大惠普說第一
云。信知癡人面前不得說夢。
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
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

徵證也。驗也。保守也。守其始初之一語。而必有
證有驗。只一信字。却如此下句。不懼下著一實

字無此實則不能不懼矣。九軍者言衆兵也。或戰國之時有爲九陣者亦未可知。不必拘天子六軍諸侯三軍之說。自要自信也。荆軻聶政之徒荆及聶並在求名而自信者也。彼惟守此史記刺客傳一信且能不變於死生而况有道者乎。此一段今

觀佛書中有坐蟒岩守虎穴者五燈會元第一摩羅尊者華氏國人也後于馬鳴尊者得法領徒至西印度彼有太子名雲自在仰尊者名請于宮中供養祖曰如來有教沙門不得親近國王大臣權勢之家太子復曰我國城之北有大山焉山有一石窟可禪寂于此否祖曰諾即入彼山行數里逢一大蟒祖直前不顧盤繞祖身祖因與授三歸依蟒聽訖而去祖將至石窟復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祖曰汝何所止

谷曰我昔嘗爲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來請益而我煩于應答起嗔恨想命終墮爲蟒身住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改來謝爾。○同卷二云牛頭山法融禪師者周州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若曉達真空歸佛四祖道信來訪祖曰有宴息之處否師曰別有小菴遂引祖至菴所達菴唯見虎狼之類亦只此不懼之實而已。莊子如此等處皆有所見非特寓言也。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像耳目一智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

官天地天覆地載天生地成各職其職而已。府者聚也萬物隨其所聚而聚此即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之意。論齊物孟子曰萬物皆備

於我。盡心。上篇。亦是府萬物之意。但語脉有不同耳。
寓六骸者言六骸者吾所寄也。像耳目與不知
耳目之所宜同意。目像目而不止於視。耳像耳
而不止於聽。故曰像耳目。一知之所知。上音智。
下如字。智者得之於性。知者智之用也。以其得
於天者而無所不知。故曰一智之所知。心無所
見曰死。

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
事乎。

終升也。假至也。註音賈音遐。皆誤。彼豈擇日而

至於道乎。言不擇日而升。至於道無時而不在
道也。即道不須更離之意。人之所以從學於王
駟者。從是而已。此是字重。以物為事物者。人也。
言彼豈肯以為人為事乎。蓋人自求學於彼。彼
何嘗求以教人。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
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
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
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
其未耶。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

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悅子之執政而後入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耶

我出子止子出我止欲其相避也申徒嘉又不如其約不違者不避也齊者同也執政自謂也言子與我同出入則與執政同矣後入者先已也先已而後入則是貴我而賤物有學問則見識廣大取者求也言子學於先生將求以廣其

見識乃淺狹如此乎取大兩字佳與堯爭善四字最奇言子既兀矣縱能為善得如堯乎自反言其不自量也

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耶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

外亦不過乎。子產蹇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狀述也。聲述其過，以為足不當亡者，衆人皆然。
不言其過，以為不當存者，已鮮矣。唯有德者，知
事事有命，豈人之所能奈何哉。此三句是三等
人。若命順命也。遊彀中數語極奇絕。此易所謂
履虎尾也。老子曰：吾有大患，為吾有身。人之生
世，動是危機，易以虎尾喻已為奇矣。而莊子曰：
羿之彀中，彀中者張弓而射箭端所直之地也。
善射莫如羿，彀中乃其必中之地。喻世之危如
此。况在戰國之時，此語尤切心。幸而不中者，命

也。廢然乃自失之意。言其怒至此，盡失去之。反
歸也。言一見先生而歸，皆失其所以怒矣。洗字
甚佳。言以善道告我，如洗滌我而不自知也。形
骸內外，一句最好。此皆前書所未有者。稱者謂
其能言也。如左傳所謂魯人以為敏。文公十五年
耦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
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
亞旅。上大夫也。魯人以以為敏。註云：無故揚其先
祖之罪，是不敏。魯人以以為敏，明君子所不與也。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
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
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

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耶。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斲以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耶。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踵見繼見也。不知務。猶言不曉事也。尊足者性

也。尊足二字。下得奇。所可貴者不在形骸之外也。賓賓司馬云恭貌是也。詛詭幻怪。只言好名而已。已桎梏者言名為已之累也。天刑之猶天罰之不與之以道也。莊子借孔子以為言。或抑或揚皆寓言也。但如此段曰。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此語亦有益於世教。死生為一條。可不可為一貫。即齊物篇可乎不可乎不可之意。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

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子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汜而若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郵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

惡人者形醜者也。不徇常和言其無所作爲也。無君人之位者言其無貴權也。聚祿富也。望人之腹者飽也。望滿也。月盈曰望。看此等下字。莊子之筆端豈可及哉。知不出乎四域言其所知非出於世外也。雌雄合其前與物狎也。此即鷗鳥不驚之意。列子黃帝篇云海上人好鷗者每來吾玩之。明日至海上。鷗舞而不下。○李商隱太商箴海翁忘機鷗乃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悶然無意而谷之意。汜者無繫著之意。寡人醜乎醜者愧也。授之國者授以國政也。郵焉若有亡即漢王如失左右手之意。漢書韓信傳云蕭何聞信亡不

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豚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駒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窆資。則者之履。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為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宅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入授已。國惟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豚子之喻。謂人之愛惡。不在於形體之美惡也。

駒若驚貌。不得類者。不似始者也。已身也。言不見其身。得似始者。故如此。分下兩句。此皆莊子弄筆處。愛使其形之說。若以名教律之。此語大有罪。豈古人所謂事死如事生。中庸云。事死如事生。不忍死其親之意。禮記檀弓云。夫古之親我。此皆其形容之文。有過當處。不可以此律之。亦不可不知其非也。戰死不用窆。非行禮之喪也。資用也。則者。於履而無所愛。外飾無所施也。此亦形容有德在內。不在外之意。天子之御。不爪翦。不穿耳。不脩飾。而全其形之意。新娶者。免役。禮記有之。禮運。

篇曰。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不得復使言。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飢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使日夜無卻。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

此段歸結在才全德不形一句。前言死生亦大。而不得與之變。篇內之語。於此又以死生存亡窮達

貧富毀譽飢渴寒暑等。總言之。此是紬繹發越處。規者求也。此等事之變。天命之行。日夜相更迭於目前。雖有知者。亦不能求其始。不過曰自然。然而爾。不足以滑和者。言不能滑亂胸中之和也。只是不得與之變。一句不入於靈府者。不動其心也。和豫通三字。一意。豫悅也。通流通也。心既不動。則使之自然。和順。豫悅流通。而不失其兌。兌亦悅也。此一句。便是莊子之文。和豫通猶曰。周偏咸也。見後篇。日夜無卻者。言日新而不可已也。卻止也。與物為春者。隨所寓而皆為樂。

也。物事物也。此春字與兌字同。接而生時乎心者。即佛經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接猶感也。時猶時中之時也。中庸仲尼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中而時中。隨事之所感而應之。不徧不滯。故曰生時於心。才者質也。如孟子曰。天之降才也。孟子告子

上篇云。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才全猶言全其質性也。

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

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德不形者。言其德無所可見也。水停則平。平則可以為法。法準則也。內保停也。外不蕩止也。即前所謂鑑於止水者。又如此變下其文。和者中和之和也。成者全也。全此性中之和。是其德之脩也。德不形。隨事物而見。言其無所往而非德。非一端所可名。故曰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執民之紀四字佳。即是執國之柄。憂其死者。言能

愛民也。哀公安得南面而君天下。此皆莊子下筆過當，不照管處。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與孟子友之云乎意同。孟子萬章下篇云：子思曰：皆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皆

是寓言，不可以實求之。

闔跂支離無脰，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甕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音義曰：闔音因，跂音企。

闔跂，曲背也。支離，偃之貌也。無脰，無脰也。偃曲，缺厚醜之甚也。肩肩者，細長之貌也。甕甕大癭，

項瘤者也。此兩句皆喻人之好惡不在於形骸之外。偃瘤之人，得意於君，視全人反不知之。故曰：德有所長，形有所忘。言愛其德而忘其形，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兩句極佳。即孟子子一指不若人之喻。孟子告子上篇云：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謂不知類也。所可忘者，形也。所不可忘者，德也。

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命於

天又惡用人

知去聲

聖人有所遊遊者即所謂心有天遊是也外物篇

知以智處事也約以禮自檢束工藝能也學

也如所謂賈名於天下也淮南子第四傲真訓下云弦歌鼓舞緣飾

也如所謂賈名於天下也詩書以買名

譽於天下心有天遊則知此四者皆吾之累

矣聖人無所謀於世則不用智矣不斷而自

合於理則不用約矣守其內而無事乎外則不

用德矣不貨者不求售也則不用藝能矣四者

不謀不劉無喪不貨也天鬻天食天祿也猶言

天爵也既受命於天又惡用人猶言有天爵而

不求人爵也孟子告子上篇孟子云今之以接

而生時乎其心才全而德不形一智之所知由

前言之三字皆是好字到此段接德智又成不

好字此鼓舞其筆不照前後所以為異端之書

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

情故是非不得於身恥乎小哉所以屬於人也警

乎大哉獨成其天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

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

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

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此段乃莊子與惠子問辨之言有人之形以下乃莊子尋常有此言惠子因而問之也群於人者言與人同類也是非不得於身者言無入而不自得超出於是非之外獨成其天與天爲徒

也言人能外於是非無入不自得則與天爲徒而所造者大矣天與之形者有物也道與之貌者物必有則也吾所謂無情言人不以好惡之情而內傷其身者有益則有損常因自然則無所益亦無所損矣言有餘不足皆爲病益生者有餘之病也好惡出於自然而無所著則無所損益矣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是以益生爲資生非莊子之意也莊子與惠子爲至密之友惠子博學而好辨故莊子以外神勞精譏之外神者神用於外也猶言神不守舍是也

內經云神

不守 槁梧枯木。以為兀也。瞑倦也。堅白辨之名
 舍。也。選授也。言天授子之形。而子乃自苦如此。何
 也。只一鳴字。韓文公就此抽出。成一篇序。文公送孟
 東野序。一篇三百三十九字。如許其妙。莊子安得不為
 作者。

莊子厲齋口義棧航卷之二

